

后凉的建国之战

东晋太元 7 年、前秦建元 18 年(公元 382 年)9 月,正当前秦极盛之时,前秦王苻坚命其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、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,率凌江将军姜飞、轻车将军彭晃、将军杜进、康盛等统兵 10 万,开始准备统一西域的战争。太元 8 年、建元 10 年(公元 383 年)正月,吕光率军从长安出发,在淝水之战进行期间,吕光的 10 万大军也正鏖战于西域地区,经过近一年的征战,前秦胜利地统一了西域全境。至太元 10 年、前秦苻丕太安元年(公元 385 年)9 月,吕光回军至宜禾(今甘肃安西)。

当初,秦凉州刺史梁熙听说吕光欲回军,便想关闭边境,拒绝吕光军入境。高昌太守杨翰向梁熙建议说:“吕光刚刚击破西域,兵力强大,锐气正盛,他听说中原大乱,定会别有所图。河西之地方圆万里,带甲士卒 10 万之众,足够以此自保。若吕光越过流沙地带,其势力便很难阻挡。高梧谷口为险要关隘,应以兵戍守,控制水源,则可置其于饥渴之绝境,为我所制。如若认为高梧谷太远,守住伊吾关(今新疆哈密西)也可。一旦敌人越过这道关口,即是有张良的妙策,也无济于事了。”梁熙拒不采纳。县令张统也认为,吕光聪明才智过人,拥有思归之士,乘着战胜的军威,其锋锐势必难以抵挡。因而,建议梁熙应拥立行唐公苻洛,以借助帝室的威望,制服吕光,但也遭梁熙拒绝。

当初,吕光听到杨翰向梁熙的建议,心中恐惧,不敢前进。将军杜进分析说,梁熙的为人,文弱有余,机敏决断力差,定不会采纳杨翰的计划,不值得忧虑。因而建议应乘‘其上下未同,宜在速进,进而不捷,请受过言之诛。’吕光采纳了杜进的建议,挥军直进,进至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东),杨翰举郡城高昌投降。吕光进至玉门(今甘肃敦煌西北),梁熙下书责备吕光不该擅自回军,并令其子梁胤为鹰扬将军,与振威将军姚皓、别驾卫翰率军 5 万,于酒泉(今甘肃酒泉)抗击吕光。敦煌太守姚静、晋昌太守李纯均以郡城向吕光降服。吕光接着回书梁熙,反责他不赴国难,而以重兵阻止胜利之

师回归,同时命其部将彭晃、杜进、姜飞为前锋,率军与梁胤交于安弥(似在今甘肃酒泉地区),大败梁胤军,将其生擒。附近的胡夷部族纷纷向吕光投降,武威太守彭济将梁熙抓获,也向吕光降服。吕光杀了梁熙,率军进入姑臧(今甘肃武威),自任凉州刺史。接着吕光又率军攻克了酒泉、西郡(今甘肃永昌西北),杀太守宋洋、宋皓。四月,吕光率军先后击败了逼进姑臧城西的张大豫军、城南的王穆与奚于军,斩奚于等以下 2 万多人,后又将张大豫军逼退东走。至此,吕光已基本据有了凉州全部。九月,吕光得知苻坚已死去,便于十月,改年号为太(大)安,这便是后凉政权建立的开始。

后凉的灭亡

吕光施政严苛,其诸子和外甥等人贪婪荒淫,残暴无比,很不得人心。接着又在战争中迭次失败,后凉政权逐渐走向没落。

东晋安帝隆安元年、后凉龙飞 2 年、西秦乞伏乾归太初 10 年(公元 397 年)正月,吕光因乞伏乾归数度叛离,决定派兵消灭他。乞伏乾归的部将都劝其逃走,但乞伏乾归却认为:“军之胜败,在于巧拙,不在众寡。光兵虽众而无法,其弟延勇而无谋,不足惮也。且其精兵尽在延所,延败,光自走矣。”吕光率军进至长最(今甘肃永登南)。太原公吕纂等率步骑兵 3 万进攻金城(今甘肃兰州西),乾归率军 2 万前往救援,尚未赶到,金城已被凉军占领。吕光又派其部将梁恭等率甲士 100 多人,出阳武下峡(今甘肃靖远境),与秦州刺史没弈干向西秦的东部地区进攻;同时命天水公中延率枹罕之众攻取了临洮(今甘肃岷县)、武始(今甘肃临洮)、河关等地。乞伏乾归作战不利,便命人反间吕延,伪称“乾归众溃,奔成纪(今甘肃通渭东北)”。吕延信以为真,欲率轻骑直追。司马耿稚劝阻说:“乾归勇略过人,不会望风而溃,以前,他战败王广、杨定都是诡称自己兵败。这次传达消息的人,脸色不定,难免有诈。应率全军一齐推进,步骑相接,待全军到达,再行攻击,必然成功。”吕延不听劝阻,率轻骑而进,乾归迎击吕延,将其斩首。凉军战败,司马耿稚和将军姜显率军退回枹罕。吕光见精锐吕延军败,也退军姑臧。

四月，张掖庐水胡人沮渠蒙逊以替其叔父报仇为名，起兵反凉，攻占了凉临松郡（今甘肃民乐西北），屯兵于金山。吕光令吕纂进剿，双方战于忽谷，蒙逊兵败，逃入山中。蒙逊的堂兄男成，为后凉将军，听到蒙逊起兵的消息也起兵响应，聚众数千人，屯于乐馆（在今甘肃酒泉东南）。酒泉太守垒澄讨伐男成，垒澄兵败身亡。段业遂以男成为辅国将军，以蒙逊为镇西将军。吕光为讨伐段业，令吕纂率军前往，未能战胜。八月，后凉散骑常侍、太常郭磨见吕光年老多病，太子昏庸懦弱，太原公吕纂又十分凶暴，一旦吕光死去，朝中必定大乱，自己身居机要大臣多年，难免被害。于是，便联合仆射王详，推举田胡王乞基为君主，占据姑臧城东苑，起兵叛凉。凉王吕光急令太原公吕纂率兵讨伐。吕纂将行动之前，众将劝他说，公若东走，段业必然率兵跟在我们之后，伺机向我进击，不如偷偷离开这里。吕纂认为，段业没有雄才大略，只能依靠坚城防守。如果我们暗中离去，正好助长他的气焰，不如公开威吓他之后，堂堂正正而走。于是派使者告诉段业说：“郭磨叛变。我现回姑臧，你如敢决一胜负，希早些出城作战。”段业果然未敢出兵。

吕纂返回，与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同进击郭，郭磨军大败，进入姑臧。郭磨在东苑俘获了吕光的 8 个孙子，为解其战败的仇恨，将此 8 人杀死解尸，喝其血盟誓。此时，凉人张捷、宋生等聚众 3000，于休屠城（今甘肃武威北）起兵反凉，郭磨遂与他们推后凉将军杨轨为盟主，共同叛凉。杨轨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不久，吕纂击败郭磨将军王斐于城西，郭军兵势渐衰，便遣使向南凉王秃发乌孤求救。至东晋隆安二年、后凉龙飞 3 年、南凉太初 2 年（公元 398 年）2 月，杨轨命其西平相郭纬率步骑兵 2 万，支援郭磨军，秃发乌孤也命其弟车骑将军傉檀，率领骑兵 1 万协助杨轨。杨轨军进至姑臧城北，扎营以待，准备进击姑臧。四月，吕纂率军攻击杨轨，郭磨前来援助，吕纂兵败退回。此时，段业军则攻击了后凉的西郡（郡治在今甘肃永昌西北），于是，凉之晋昌（郡治在今甘肃安西东南）太安王德、郭煌太守孟敏，均举郡投降于段业。杨轨依恃自己人多势众，欲与吕光决战，六月，杨轨兵败，投奔了乞基，郭磨听说杨轨败逃，也投奔了西秦。后凉将军吕弘，放弃张掖，率

军东走，段业率部进入张掖，欲率军追击吕弘。沮渠蒙逊劝阻他说：“归师勿遏，穷寇勿追，此兵家之忌也！”段业不听，率军急追，结果大败而回。

后凉王吕光于东晋隆安 3 年(公元 399 年)12 月死去，由其子吕绍即位，旋即为吕纂发动宫廷兵变所篡位，改年号为咸宁。不久，大司马吕弘又起兵反叛吕纂，被吕纂击败，处死。后凉内部的纷乱，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实力，引起了人民的怨恨。晋隆安 4 年(公元 400 年)6 月，吕纂率兵进攻张掖，姜纪劝阻无效，结果，被秃发傉檀率 1 万骑兵，乘机偷袭姑臧，幸亏陇西公吕纬率军死战，才保住了京师姑臧。隆安 5 年(公元 401 年)2 月，吕超将吕纂刺杀，拥立吕隆为王。吕隆即位后，想以杀豪族树立自己的威望，朝廷内外人人不能自保。此时，魏安人焦朗派遣使者向后秦陇西公姚硕德建议说：“吕氏自吕光死后，兄弟互杀，朝纲混乱，暴虐无度，百姓饥困，死亡大半，应乘其互相篡权攻杀之时，向其进攻，必定成功。”姚硕德向后秦王姚兴奏请后，率领步骑兵 6 万，向后凉进击，乞伏乾归也率 7000 骑兵跟随出征。当年七月，姚硕德军从金城渡过黄河，直趋广武（今甘肃永登东南）。河西王利鹿孤将广武守军收缩于城内，以避秦军，秦军顺利进至姑臧。后凉王吕隆派辅国大将军吕超、龙骧将军吕邈等率军迎战。后凉军战败，吕邈被俘，1 万多人被后秦军斩杀，吕隆据城固守。凉巴西公吕佗率领东苑兵众 2.5 万人向后秦投降。九月，吕隆派使者向姚硕德投降，后秦主命其为镇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建康公。不久，吕隆又重整军备，与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的沮渠蒙逊互相攻杀。吕隆心中恐惧，怕被他们消灭，于是，便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、后秦弘始 5 年(公元 403 年)8 月，向后秦左仆射齐难等投降，齐难将吕隆及百官送往长安，后凉宣告灭亡。

东晋灭南燕

东晋灭南燕之战发生于东晋义熙 5 年(公元 409 年)4 月 11 日。晋将刘裕统率车、步、水、骑兵 15 万左右，北伐南燕，燕主慕容

超以 10 万大军迎击，双方经过 10 个月的激战，晋军于义熙 6 年（公元 410 年）2 月，攻陷南燕京城广固，俘斩燕主慕容超，南燕灭亡。

义熙元年（公元 405 年）8 月，南燕主慕容德死去。慕容超继承王位后，猜忌暴虐，迷于游猎作乐，大失人心。大臣封孚、韩谧屡屡劝谏，均不听。一天，慕容超问封孚说：“朕可以与前代哪个皇帝相比？”封孚回答：“桀和纣。”南燕以这样的君主当政，自然预示着其没落时期的到来。

义熙 5 年（公元 409 年）2 月，南燕主慕容超以抢掠东晋的乐妓为名，派将军慕容兴宗、斛谷提、公孙归率领骑兵袭击了东晋的宿豫（今江苏宿迁），俘阳平太守刘千载、济阴太守除阮，大肆掳掠而去。同月，公孙归再攻占济南（今山东济南），俘太守赵元，掠走千余人。彭城以南的晋军民，纷起而自卫。晋燕双方已处箭拔弩张之势。

东晋刘裕入朝当权之后，为收揽人心，巩固其实力地位，在经济上采取了减轻徭役租税的政策，修复芍城（今安徽寿县南）水利设施，使社会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；政治上注意限制刘毅、诸葛长民、司马氏家族的势力。军事上，他重用刘穆之、王镇恶等谋略将帅，积极准备恢复中原。这样，东晋王朝便为北灭南燕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。

东晋刘裕鉴于南燕于二月两次入袭东晋北部边境，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威，便于义熙五年（公元 409 年）三月，上表晋安帝请求兴师击灭南燕。朝中大臣廷议均认为不可，唯有左仆射孟昶、车骑司马谢裕、参军臧熹极力赞成北伐。刘裕决心坚定，并谋划以水军、车兵、步兵、骑兵联合作战，一举击败燕军。

南燕在得知东晋大军来攻之前，桂林王太尉慕容镇等极力主张先击北魏，以雪国耻；但南燕主慕容超和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则主张南下袭晋。当得知东晋大军北攻的消息后，南燕主慕容超召集群臣商讨对策，公孙五楼建议说：“吴兵轻敏果敢，利在速战，不应与其正面交锋，应据守大岨，阻敌深入境内，以拖延时日，沮丧敌之锐气，然后选拔精锐骑兵 2000，沿海岸南下，切断敌军粮道，另以

段晖率兖州军沿着山路东走，腹背夹击，此为上策；命各地郡守依险固守，坚壁清野，毁掉庄稼，使敌人无粮可取，其大军在外，求战不能，食尽兵疲，旬月之间即可获胜，此为中策。放纵敌人越过太岨，出城迎战，此为下策。慕容超拒绝采纳公孙五楼上策和中策的建议。他主张放纵敌人越过太岨山，再行歼灭。太尉桂林王慕容镇也劝谏，不宜纵敌人岨，自贻窘逼。阻守太岨，才是上策。慕容超仍不听从。慕容镇退朝后对将军韩悼叹息说，陛下既不同意出太岨迎敌，又不准坚壁清野，放敌深入腹地地区，坐以待围，我们必将国灭身亡。慕容超听说后，大怒，竟将慕容镇下狱。慕容超决心采取收莒城、梁父之军，固守京都广固（今山东淄博东），纵敌人岨来攻的战略。

东晋义熙 5 年 4 月 11 日，刘裕率军 10 多万，自建康出发，从水路过长江，自淮水入泗水北进。五月进至下邳（今江苏邳县西南），留下船舰、輜重，由陆路进至琅邪（今山东临沂北）。所过之地构筑城堡，分兵留守，以防备南燕骑兵的突袭和被切断后路。

琅邪已为燕境，在晋军到达之前，南燕主已将莒城和梁父的守军调走。由琅邪至燕都广固有三条通道：一是沿沂水北上，经东莞（今山东沂水），越过太岨山（今山东沂水北），直捣临朐（今山东临朐）、广固，此为捷径，但太岨山险峻，山高 70 余丈，周围 20 多里，山上有穆陵关，通道仅能容纳一轨（一辆车的宽度），称“齐南天险”；二是由东北经过莒城、东武（今山东诸城）入潍水北进，再折向西走，进击广固，此路迂远，耗费时日；三是由西北越泗水经梁父，转向东北逼近广固，此路山路太长，行军运输均很困难。但刘裕却欲从此路进军。此时，部将向刘裕建议说“燕人若塞太岨山之险，或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不唯无功，将不能自归。”刘裕则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吾虑之熟矣。鲜卑贪婪，没有深谋远虑。谓我孤军远入，不能持久；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，必不能守险清野，敢为诸君保之。”

刘裕率军经过太岨，不见燕军出战，异常高兴，部将询问原因，刘裕说：“我大军已过太岨险关，士有必死的信念，田里到处是庄稼，我已无断粮之忧，敌人已在我掌握之中。”

6月12日,刘裕军至东莞。此时,慕容超派公孙五楼、辅国将军贺赖卢、左将军段晖率步骑5万,屯于临朐,当听到晋军已越过大岷山,又亲率步骑兵5万增援临朐。临朐在大岷山的西北,为广固南面的屏障,距城西40里有巨蔑水。慕容超遂令公孙五楼进据巨蔑水,但晋军前锋龙骧将军孟龙符也已到达巨蔑水边。于是,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,南燕军被晋军击败退走。晋军占据了巨蔑水后,刘裕以兵车4000乘分为左右两翼,双车并行,继续前进。当晋军进至临朐城南,距城只剩数里,慕容超突然以万余骑兵前后夹击晋军。刘裕急令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怜、咨议参军刘敬宣、陶延寿,参军刘怀玉、慎仲道、索邈等部,奋力迎击,双方战至半日,仍未分胜负。此时,刘裕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说:“燕军全部出动,临朐城中留守兵力必然薄弱,愿以奇兵从间道攻取该城,此韩信所以破赵也。”刘裕欣然应允,立即派胡藩、咨议参军檀韶、建威将军向弥率部暗中出燕军之后,直攻临朐;同时扬言晋后续大军已由海上而来。向弥部首先登城,攻克临朐。慕容超大惊,自城中单骑逃出,奔于城南段晖军。刘裕乘胜猛击燕军,燕军大败,刘裕军斩南燕大将军段晖等10多人。慕容超败回广固,晋军奋力追击,进抵广固城下。6月19日,晋军攻占了广固外城,收集部众退守保内城。刘裕军筑长围,高3丈,并挖堑3重,以做久困之计。同时,广泛招抚投降的燕军吏,选贤任能,华夷均甚喜悦,并利用齐地的粮食补给军队,停止了从南方的运送,使晋军更加主动。

慕容超被困,形势危急,便赦免了其桂林王慕容镇,并决定派尚书郎张纲向后秦求救。此时,慕容镇向慕容超建议说:“今陛下亲率六师,战败而还,群臣离心,士民丧气。现秦正与大夏交战,恐不暇分兵救人。散卒还者尚有数万,朝廷拿出全部金银财宝赏赐全军,更决一战。若天命助我,必能破敌。如其不然,死亦为美。”司徒乐浪王慕容惠则认为,晋军乘胜,气势百倍,我以败军之卒出击,将难以取胜。秦虽与大夏交战,但不足为虑。且秦“与我分据中原,势如唇齿,安得不来相救。但不遣大臣,则不能得重兵,尚书令韩范为燕、秦所重,宜遣乞师。”慕容超便派韩范前往。

七月,南燕尚书垣尊、京兆太守垣苗越城而出,投降于晋军。

随即向刘裕建议说,张纲善制攻城器械,如若擒获张纲,广固必能攻拔。不久,张纲被晋太山太守申宣俘获,送至刘裕军营。刘裕让张纲登上楼车,命张纲向城中喊话,声言‘后秦军队已被夏军击败,没有援军到来。’广固城内军民得此消息,深为惊恐,加之,每当江南派使者和援军的到达,刘裕便于夜间秘密派兵迎接,第二天,则大张旗鼓而进,以虚张声势,恫吓燕军,对南燕军起了不小的威慑作用。北方地区的民众每天背负粮食前来归附刘裕军的不下 1000 多人,燕右仆射张华、中丞封恺均为刘裕所俘。慕容超见大势危急,便向晋请求以割让大岷以南为条件,称臣于晋,遭刘裕拒绝。

后秦主姚兴所派使者至刘裕军营,对刘裕威吓说:‘慕容氏相与邻好,今晋攻之急,秦已遣铁骑 10 万屯洛阳,晋军不还,当长驱而进。’刘裕听后,正告后秦使者说,你回去告诉姚兴,我灭燕之后,休兵 3 年,即夺取洛阳、关中地区。如若你们愿意现在前来送死,便请速来!刘裕参军刘穆之听到刘裕如此答复后秦使者,深为不解。认为,这非但不能威吓敌人,相反会将其激怒,一旦广固不能攻拔,后秦大军又至,将造成严重后果。刘裕对刘穆之解释说:‘兵贵神速,若秦能救燕,必然封锁消息,决不会先派人向我警告。后秦此举,在于虚声恫吓。我军多年未大举北征,秦见我攻燕,必深为震惊,忙于自保,哪有力量援救他人。’情况正如刘裕的判断,此时,正是后秦主姚兴与夏主赫连勃勃大战于贰城之时,无力出大军援救南燕。九月,南燕尚书张俊、韩范不但未从后秦搬来救兵反而先后降于刘裕军。南燕人素来敬重韩范,刘裕便让他绕城宣示燕人,他已降晋,燕军更加沮丧。

十月,张纲为刘裕军所造攻城器具完毕,‘设备奇巧,飞楼木幔之属,莫不毕备。城上火石弓矢,无所用之。’晋军由于拥有了良好的攻城器械,杀伤燕军日众,加之燕军被困已久,城中粮食将尽,燕军吏纷纷越城降晋。尚书悦寿认为燕‘独守穷城,绝望外援。’虽然将军公孙五楼、贺赖卢曾挖掘地道,率众出城袭击晋兵,但无法破敌,故劝告慕容超降服。但慕容超说:‘吾宁奋剑而死,不能衔璧而生!’

义熙 6 年(公元 410 年)二月初五,刘裕命率军攻城,悦寿开城门放入晋军,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逃,被晋军生俘,送至建康斩首。至此,刘裕围攻广固 8 个月,才将南燕灭亡。刘裕进入广固城中,欲将城中的男子全部坑杀,将他们的妻女赏给将士,后经韩范劝止,只将燕王公以下 3000 人处死。

宋北魏河南淮南战役

宋北魏河南淮南战役发生于宋文帝元嘉 27 年、北魏太平真君 11 年(公元 450 年)7 月,止于元嘉 28 年(公元 451 年)2 月。宋王朝以刘义恭为统帅,出动 10 多万大军征魏,企图收复黄河以南地区。魏主拓跋焘亲率 20 多万大军迎击,节节取胜,占领了兖、南兖、徐、豫、青、冀六州的广大地区,推进至长江岸边。后北魏军主动撤回。

刘宋王朝为摆脱长期遭受北魏侵袭的被动局面,开始定下大规模北进之策。在元嘉 27 年(公元 450 年)6 月,也即北魏撤军 2 个多月后,宋文帝决心北征。但宋王朝的一些大臣却有的赞成;有的则极力加以劝阻。丹杨尹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、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均赞成出兵。左将军刘康祖认为:“岁月已晚,请待明年。”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谏宋文帝说:“我为步兵,魏为骑兵,难以与其匹敌。当年檀道济北征无功而还,将军到彦之也兵败回归。今王玄谟等将,并不比檀道济、到彦之高明而且六军的实力,也未超过往昔,如若北进,势必使王师重遭战败之耻。”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劝阻出兵,均遭宋文帝拒绝。宋文帝北进伐魏决心已坚。

宋策划兵出三路:东路大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、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、咨议参军申铨等部 6 万水军北进入河;中路大军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率太子左卫率臧质、骠骑将军王方回向许洛一带进击;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率军向须昌、滑台进攻;西路大军由雍州刺史刘诞统率,指向长安。为配合长安以东的宋军作战,宋还命梁州、南、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率军进攻北魏。宋军企图先夺占碛磳(今山东在平县西南古黄河南)、滑台(今

河南滑县东旧滑县)等沿河重镇,进而将虎牢,洛阳、长安连为一片,收复黄河以南地区。

北魏得知宋军将北进的消息,拓跋焘为迎击宋军,计划先让宋军北上,宋若进兵不止,则魏军暂退阴山以避宋军的锋芒。待秋后天凉马壮之时,再回军反击,歼灭宋军。

宋元嘉 27 年,北魏太平真君 11 年 7 月中旬,东路宋军在萧斌指挥下,宋军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军趋碣磳,十七日,北魏济州刺史王卖德弃城而逃,宋军顺利进占了碣磳。与此同时,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命将军崔猛进攻乐安郡(郡治在今山东广饶县北),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弃城而走。萧斌与沈庆之留驻碣磳,宁朔将军王玄谟部进攻滑台,钟离太守垣护之为前锋,率战船百艘进围石济(在滑台西南 120 里)。九月,魏主拓跋焘率军南下救援滑台,同时命太子晃屯兵漠南,以防柔然的乘虚进攻,以吴王拓跋余防守平城(今山西大同),调发州郡兵 5 万,分给各军。王玄谟军士气甚盛,器械精良。初围滑台之时,众将见滑台城内多为茅屋,建议以火箭射入城内,将滑台烧毁。由于王玄谟贪图城中的财产,不同意众将的主张。宋军攻滑台数月不克。当听到魏援军将至滑台,众将建议以车结营,防止魏兵的突击,王玄谟又未采纳,致使战机一误再误。

十月,魏主拓跋焘率军进至枋头(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)即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兵 5000,由石济先行渡越黄河,以截断宋军之退路,同时派关内侯陆真带领数人于夜间穿过宋军包围,进入滑台城,安抚城中的魏军,登城察看宋军动静,返回向魏主报告。旋即,魏主决定率军渡过黄河。魏大军“众号百万,鞭鼓之声,震动天地”。王玄谟惊惧,率部退走碣磳,魏军追击,击杀宋军万余人,王玄谟部溃散殆尽,丢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。

宋中路军在东路大军北进的同时,在雍州刺史刘诞的统率下,也开始出动。刘诞派其参军柳元景、振威将军尹显祖、奋武将军曾方平、建武将军薛安都、略阳太守庞法起等率兵自襄阳(今湖北襄樊市)北上,首先攻魏之弘农。

西路军在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的指挥下,以中兵参军胡盛

之率部出汝南,梁垣兵出上蔡(今河南汝南),直趋长社(今河南长葛东北)。魏长社守将荊州刺史鲁爽弃城北走。幢主王阳兜乘胜进击魏豫州刺史仆兰,仆兰退向虎牢(今河南荥阳汜水镇)。刘铄立即派安蛮司马刘康祖率兵协助梁垣,进逼虎牢。闰十月,庞法起等部进入卢氏,斩魏卢氏令李封,继续西进弘农(今河南灵宝东北函谷关城),10月15日,庞法起等部攻克了弘农,擒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。宋将薛安都留守弘农,庞法起继续率军向潼关进攻。11月,宋文帝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。柳元景随即命薛安都、尹显祖率军协同庞法起进击陕城(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)。陕城坚固,宋军攻之不克。此时,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军两万,兵出崤谷救援陕城。薛安都等与魏军战于城南,魏军以骑兵纵击,宋军难以抵挡。薛安都大怒,脱去铠甲、解除马装具,瞋目横矛,单骑突阵,所向无敌,魏人夹射不能中。如是数四,杀伤不可计数。战至黄昏,宋军别将鲁元保引兵自函谷关突至,魏军乃退。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怙率步骑兵2000援助薛安都。第二天宋军陈于城西南,准备与魏军决一死战。宋备武将军曾方平对薛安都说:“今劲敌在前,坚城在后,是吾敢死之日,卿若不进,我当斩卿,我若不进,卿当斩我也!”薛安都慨然应允,遂合力与魏军战。此时,宋将柳元怙率兵突然杀至,军威严整,魏军惊惧。双方自清晨战至黄昏。魏军大败,宋军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以下3000多人,生俘2000,余众溺水而死者不可胜数。

魏主拓跋焘在东路挫败了宋军的进攻后,便于当年闰十月,挥军继续南下。魏主拓跋焘自率一路大军自东平直指邹山(今山东邹县东南)。十一月初二,魏主兵临邹山,宋鲁郡太守崔邪利被魏生俘,三日后进占了邹山。楚王拓跋建自清水西进,兵至萧城(今安徽萧县西北),步尼公部自清水东前进,屯于留城(今江苏沛县东南)。宋武陵王刘骏立即派兵迎击,以参军马文恭率军趋萧城,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命军主嵇玄敬率部向留城。旋即,马文恭军战败。魏步尼公部与嵇玄敬相遇,引兵趋巷桥,欲渡向清水西岸。此时,沛县(今江苏沛县)民众烧毁巷桥破坏了魏军的渡河行动。同时还于夜间进入林中击鼓,惊吓魏军。魏军以为宋大军至,争渡巷水,

(在江苏省沛县西),溺死者近半数。

魏永昌王拓跋仁连克悬瓠,项城(今河南沈丘)。宋文帝深怕魏军进一步夺取战略重镇寿阳,遂令于虎牢附近的刘康祖回归。

11月17日,拓跋仁率骑兵8万追及刘康祖于尉武。此时,刘康祖军只有8000人。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,欲从山间的小路暗暗回军寿阳。刘康祖生气地说:“到黄河边寻找敌人决战,找不到敌人,现魏军自送上门,为何要躲避呢!”于是决定以兵车结营而进,同时下令军中说,有逃跑者斩,后退者断足!魏军四面围攻宋军,宋将士殊死作战,自早晨战至午后,宋军杀死魏军1万多人,人血没及脚跟。刘康祖负伤10处,斗志愈加坚强。魏军众分做3军,轮流作战休息。至黄昏大风起,魏军以柴草烧宋军军营,刘康祖不幸被流矢射穿脖子而死,宋军失去指挥,终于被魏军全部歼灭。

魏军至萧城,距彭城(今江苏徐州)十余里。彭城宋军兵多食少,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欲弃城南退。后遭安北长史张畅、武陵王刘骏的劝阻,才打消了撤退的念头。魏主拓跋焘11月26日进至彭城,指挥部众围攻该城,数日不下。至十二月初一,又继续令全军南进。以中书郎鲁秀兵出广陵(今江苏扬州西北),高凉王拓跋那兵出山阳(今江苏淮安),拓跋仁军出横江(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)。魏军轻装疾驰,所过城邑宋军皆望风而逃。

当魏军围攻彭城时,宋文帝即令辅国将军臧质率军1万援救彭城,军至盱眙(今江苏盱眙北)时,魏主已以苇筏数万,渡过淮水。臧质军遂停止北上,令其冗从仆射胡崇之、积弩将军臧澄之占据盱眙东南之东山,建威将军毛熙祚占据前浦,臧质结营于城南。十二月初十,魏燕王拓跋谭向胡崇之、臧澄之、毛熙祚3部进攻,3营全军被歼,臧质按兵不敢相救。魏军随即又将臧质军击溃,臧质弃军械辎重,逃入盱眙城。12月15日魏主进至瓜步山,即令部众砍伐芦苇,编扎渡筏,声言准备渡越长江。与此同时,拓跋仁部、拓跋那部也出至长江岸边,均扬言欲渡江南下。宋王朝京城内外尽皆惊恐,12月27日,宣布“内外戒严”。丹杨统辖地区之内,所有男子一律从军,征王公以下的贵族子弟入伍。以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分别率军防守重要渡口,加强水上警戒,上自于湖(今安徽当涂)下

至蔡州(今南京市西南,原为长江中的沙洲)“陈舰列营,周亘江滨,自采石至于暨阳,六七百里”;以太子齐邵镇守建康的门户石头城,统领全部水军。丹杨尹徐湛之镇守石头仓城,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,全权处理军机大事。宋文帝面对北魏大军临江之势,十分忧虑,对轻率决定北伐之举悔恨不已,同时叹息道:“檀道济若在,岂使胡马至此!”

魏军自进军南下以来,由于到处烧杀抢掠,激起江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,百姓坚壁清野。魏军掠无所获,人马饥乏。前有浩瀚长江、后有坚城未克。魏主拓跋焘见无法渡江,向宋求和请婚未成,便决定撤军北还。魏太平真君 12 年、宋元嘉 28 年(公元 451 年)正月初一,拓跋焘于瓜步山上大会群臣、论功行赏之后,便于第 2 天率军驱掠 5 万家退走。魏军转攻盱眙。盱眙城坚、兵足粮丰,魏军凶猛攻城,难以攻破。魏军采用钩车欲钩倒城楼,宋军便以铁环栓在魏军的铁钩绳上,并以数百人拉住铁环,保住了城楼。魏军又以士卒登城肉搏,宋军英勇拼杀,杀伤魏军数以万计,堆尸与城齐高,战斗异常激烈,魏军攻击一月,未能奏效,便于二月初二烧毁攻城器械继续北走。

慕容垂重建后燕

太和 4 年(369 年),前燕车骑大将军、吴王慕容垂投奔前秦。慕容垂字道明,为慕容皝第五子。初名霸,字道业,其兄慕容儁即位后,忌恨慕容垂的才能,以其曾因骑马跌落而摔断牙齿,改名为慕容𪎑,后又改𪎑为垂。慕容垂善谋略,有大志。曾力劝慕容儁乘后赵末年末中原地区局势大乱的机会,出兵攻灭冉闵,占据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。东晋大司马桓温出兵大举进攻前燕,慕容𪎑等惶乱失据,准备逃回龙城(今辽宁省朝阳县),以避其锋,独慕容垂力主拒战,大败东晋军队于枋头(在今河南省浚县西南淇门渡),挽救前燕于危难之际。前燕大臣慕容评却妒贤忌能,阴谋害死慕容垂,慕容垂出于无奈,带着儿子慕容全等数人逃亡前秦。前秦苻坚久闻慕容垂之名,因惧其声威,不敢进攻前燕。此时见慕容垂主动来投

奔，不禁大喜过望，亲自前去迎接，礼遇甚厚，拜慕容垂为冠军将军。

其后一段时期内，前秦先后灭亡前燕、前凉、代国等政权，占领益州、襄阳等地，讨平西域，势力达到鼎盛。太元 8 年（383 年），苻坚调集一百万大军，大举进攻东晋，企图统一全国。出兵之前，前秦宗室大臣中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贸然进攻东晋，只有慕容垂、姚萇等力表赞成，其用心是企图趁乱起事，自立为王。前秦军队最终大败，百万军队一时全部溃散，唯独慕容垂所帅三万人保全下来，苻坚匹马逃命，投奔到慕容垂军中，得以借其兵力收容残兵。慕容垂看到前秦衰败，假借扫墓之名，在苻坚同意后回到邺城（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）。当时，丁零族翟斌在新安（在今河南省）起兵反秦，镇守邺城的苻丕拨给慕容垂两千士卒，令他前去镇压，并派宗室苻飞龙带领一千氐族骑兵同行，进行监视。慕容垂在途中杀死苻飞龙和其部下一千氐族骑兵，正式起兵反秦。一路上招集部众，数达三万。

太元 9 年（384 年），慕容垂被丁零翟斌等推举为盟主。因洛阳（在今河南省）是四战之地，慕容垂率军东下进攻邺城，一路上鲜卑旧部纷纷前来投奔，走到荥阳（在今河南省），慕容垂接受部下推举，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燕王，年号为燕元，正式建立后燕。继续进军，率部众二十多万人围攻邺城，苻丕固守不降，关东地区各州郡纷纷投降后燕，也有很多鲜卑、乌桓及州郡百姓据守坞堡而不依附后燕。慕容垂派慕容楷等率军前往，恩威并施，先后招降数十万人。慕容楷挑选其中十多万人为兵，后燕军势大振，加紧围攻邺城，并开渠引漳河水灌城。其时，翟斌欲谋取后燕尚书令一职，慕容垂推脱不给，翟斌大怒，秘密与苻丕通谋，准备决堤放水。慕容垂知道后将翟斌杀死，翟斌的弟弟翟真起兵为兄复仇，慕容垂击走翟真，解除了对邺城的包围。苻丕乘机放弃邺城，逃奔到晋阳（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）。整个河北地区，都归入后燕版图。

太元 11 年（386 年）正月，慕容垂定都于中山（今河北省定县）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兴。其时丁零族翟真被后燕击败，驻扎在行唐（在今河北省），其部下鲜于乞杀死翟真，自立为赵王。其部下又

杀死鲜于乞，立翟真从弟翟成为王。后燕派军队进攻翟成，翟成部下杀死翟成，投降后燕。翟真的从兄翟辽（一说为翟真之子）又拥众自立，叛降不定。太元 14 年（389 年），翟辽自立为魏天王，年号建光，设置百官，迁居于滑台（今河南省滑县东）。翟辽死后，其子翟钊继立，仍与后燕对峙。太元 17 年（392 年），慕容垂亲自率大军进攻翟魏，取得胜利，翟钊单骑逃奔西燕，其所统七郡三万余家，尽为后燕所得。

与慕容垂建后燕同时，原前燕皇帝慕容暉之弟慕容泓等也起兵反秦，并于太元 9 年（384 年）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牧、济北王，建立了西燕。以后，段随、慕容颢、慕容瑶等相继为主，内部互相残杀，最后由慕容永为首，率众迁徙到长子（在今山西省），建都称帝，占有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。太元 19 年（394 年），慕容垂为了统一人心，急欲消灭同为鲜卑慕容氏立国的西燕，又亲自率大军分路进攻，西燕慕容永分遣军队拒守，并以台壁（在今山西省黎城县西南）为粮草聚集地。两军相持一月有余，慕容垂按兵不动，慕容永误认为后燕军队主攻方向在南路，于是把大军集中在轵关（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），慕容垂却突然以优势兵力从滏口（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北）进军，在台壁设伏大败西燕军队，慕容永逃回长子，后燕军队乘胜攻克晋阳，包围长子。慕容永部下开城投降，慕容垂杀死慕容永等，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也为后燕所有。

后燕消灭西燕后，又出兵进攻东晋的青州（治今山东省益都县）、兖州（治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），向东进军直至渤海，占有整个关东地区，是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政权，与关西的后秦并立。

后燕在慕容垂晚年进入鼎盛时期，但同时北魏鲜卑拓跋氏也在北方迅速崛起。后燕与北魏两国的关系最初还比较融洽，世为婚姻。但后燕恃强扣留北魏使者以求良马，两国继绝外交往来。后燕攻打西燕，北魏又派兵救援，两国关系更加恶化。太元 20 年（395 年），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八万军队进攻北魏，军至五原（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），北魏主力避而不战。十一月，后燕军队出师已久，士气低落，不得已而撤军南还。北魏乘机前后夹

击,于参合陂(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西北),大败后燕军队,后燕士兵溃逃而淹死踏死者以万计,被俘的四、五万人都被北魏坑杀,仅慕容宝等率数千人逃回邺城。这次战役是后燕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关键战役。此后,北魏铁骑得以长驱而直入中原。

参合陂大败的次年,慕容垂急欲报仇雪恨,再次出兵进攻北魏,攻克平城(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),继续进军至参合陂,慕容垂年已老迈,面对昔年后燕大败的战场,悲愤交加,身患重病,只得急忙撤兵,于途中病死。其子慕容宝即位,内政不修,经济问题严重,而北魏大军来攻,很快攻陷后燕都城中山,慕容宝逃往龙城(今辽宁省朝阳县),后燕辖地仅存辽西一隅。隆安 2 年(398 年)慕容宝被鲜卑贵族兰汗杀死,不久,兰汗又被慕容盛杀死。慕容盛称帝不满三年,又为部下所杀,慕容垂之子慕容熙继立,政治腐败,沉迷酒色,大兴土木,游乐无度。义熙 3 年(407 年),慕容熙被慕容云、冯跋等人杀死,建立北燕。后燕亡。

寒人皇帝刘裕

东晋末年,一个出身地主阶级下层的人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。

这个人叫刘裕,小名寄奴,历史上称为宋武帝。420 年,他登上皇帝宝座,建立宋朝,做了两年皇帝,死去了。

刘裕是以镇压孙恩起义起家的。在镇压孙恩起义中,他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,从一个普通军官,掌握了东晋兵权。在他之前,不少出身高门大族的野心家,凯觐过司马氏的皇位,远一点的像王敦,近一点的像桓温,都失败了。403 年,桓温的儿子桓玄,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,只不过一百天,他和他的追随者,就被刘裕打倒了。

东晋偏安,祖逖、庾亮、殷浩、桓温都曾北伐。他们不是得不到士族的支持,便是坐失时机,都没有成功。这时,北方的南燕和东晋接壤,经常侵扰东晋的边境。南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,占有现在山东南部 and 江苏北部一部分地方。羌族在关中建立的后秦,统治着现在陕西、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地方,也和东

晋为敌。409 年,刘裕北伐南燕,长驱过了大岷(现在山东沂县北),攻下南燕都城广固(现在山东益都县西北),俘获南燕主慕容超,取得了青州。416 年,他分兵五路,水陆并进,举行一次北伐。不到一年,汉魏(曹魏)以来的名都——洛阳和长安,都被他打下了。长安自 316 年被匈奴人刘曜攻陷,盼望着汉族的旗帜,已经 101 年了。后秦主姚泓,被俘后送到了建康(现在江苏南京市,东晋的都城,后来南朝也在这里建都)。北伐的成就,提高了刘裕的威望。

在消灭南方割据势力方面,刘裕也做得很出色。从 411 年起,五年当中,他先后打败了卢循、刘毅、谯纵和司马休之,南方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没有过的统一。当鲜卑拓跋部征服了黄河流域,继续向南发展的时候,统一的、比较强盛的宋朝把它阻止在长江以北,使比较发达的江南经济和文化,免受破坏,得以继续发展。

东晋司马氏的政权,是依靠南北大族,在汉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建立起来的。刘裕帝业的经营,与此却不尽相同。

西晋灭亡,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。刘裕的祖先也在这时候迁到长江边上的京口(现在江苏镇江市)。京口一带,原来地广人稀,自从北方流民来了,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,号称北府。居民强悍,勇于从军。东晋在这里招募军队,练成一支劲旅,叫做北府兵。北府兵在淝水之战立过功勋。这一支军队,后来被派去镇压孙恩起义。当时,刘裕是刘牢之的部下。刘牢之部下的其他军官,抢掠财物,军纪败坏,只有刘裕约束部属,纪律比较严明。

刘裕年轻的时候,种过地,砍过柴,捕过鱼,做过小买卖。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,为首的叫刁逵,残害地方,称为“京口之蠹”。刘裕也受过刁家的欺侮,吃过苦头。有一次,他和刁家人赌博,输了,还不起赌债,还被刁逵缚在马桩上。

从刘裕的经历看来,他是属于地主阶级中的下层,所谓寒门的。历史上说他“奋起寒微”,正表明他的出身和那些高门士族的子孙不同。

刘裕的追随者,大多数也和他一样,没有门户可以依傍。他最亲信的刘穆之,在得志之前,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,受人奚落。